饥饿记忆

林金栋

公元一九三九年,农历己卯年,民国二十八年。这一年,德国军队大举进军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一年,中国发生长沙会战,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军队正面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这一年,达旗沿河地区也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在昭君坟、大树湾一带日寇设立据点和特务机关,开始向梁外地区侵蚀,妄图侵占鄂尔多斯高原,向陕北解放区进攻,之后便发生了火烧王爱召、洗劫柴登滩、血染王二窑子等一系列惨案。与此同时,国民党二十二军、宁夏马鸿宾八十一军、绥远自卫军第二路司令部、达旗保安司令部都驻扎在达旗,而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也在青达门地区秘密建立了起来。

这年公历四月二日农历二月十三日早晨,小小的林家塔,一个男孩子呱呱坠地,响亮的哭声打破了这个偏远小村子的寂静,在山谷里传荡,这个孩子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爷爷林福厚和娘娘苏和女自然十分高兴,此时,我大爹已经五虚岁了,娘娘已经四年多不再生养,让两口子着实有些着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多生养一个孩子,就多了一层保险,何况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已经深深烙在他们脑海里。

按照林氏这一族的家谱,这一代男丁是“怀”字辈。三爷爷林福元就给父亲取了大名,唤作林怀理,家里人为顺口就叫他二珠子。三爷爷已经给自己的大儿子取名林怀珍,为我大爹取名林怀珠,名字里都带“王字旁”,即玉字,希望林氏家族从这代开始,告别贫困潦倒的生活,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后来,父亲改名林怀礼,怀理成了写诗词的笔名,大概觉得礼仪对他更为重要吧。

但对于父亲而言,童年的记忆就是饥饿。

我们老家本来就是一个靠天吃饭的梁外山区,十年九旱,年年春旱是这里最显著的气候特征。有时候,老天爷爷几年不怎么下雨,造成连年旱灾。因此,梁外人视粮食为生命,从来不舍得浪费粮食,娃娃洒在饭桌上的几粒米饭也要让捡的吃了,吃完饭的盘碗总要用开水涮两遍,绝不会有残渣剩饭。梁外人普遍有屯粮的习惯,年馑好了,就会把多余的粮食储存起来。记得我爷爷家总窖着几窖糜子、谷子,每年顶着吃旧的、藏新的,锅里老是白灿灿的旧米。沿滩人说梁外人遭三年灾也饿不起,虽有夸张的成分,但坚持一年半载还是没多少问题的,梁外人饿怕了。

民以食为天,吃不饱肚子就得想办法,于是一些人家就把女儿嫁到沿滩,并以此为条件,把全家落户到女婿所在的那个村子。于是沿滩一些找不下老婆的后生,也就把目光投向了梁外地区,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背上半袋子白面,就可娶一个粉红似白、花眉渗眼的漂亮姑娘回去,于是梁外的光棍汉就越来越多。我特别佩服我的爷爷娘娘,一辈子没有女儿,也就没有去沿滩烧红柳、吃白面的机会,却把七个光不浪后生都给娶过老婆,孳生下我们二十几个孙子。

尽管节省着吃,干饭变成稀饭,但瓮里的粮食却越来越少,人们就把仅有的一点点米面留给老人和孩子。

野菜成了餐桌上的主力军、家常便饭,苦菜、甜苣已经是好菜了,能掏到羊耳朵片、马齿苋、苦籽蔓也算幸运的,每天是一锅绿水,光捞野菜捞不出米来。爷爷、娘娘领着大爹和刚学会走路的父亲打榆钱钱、剥树皮、挖草根、捋草籽。在我们老家有一种灯香草,身上带着刺,但灯香籽却是替代粮食最好的食物,一秋天下来,也能收撮一两口袋,和着粮食吃,成了救命的宝贝。

父亲说,有的人家没吃的就吃观音土,这种东西很面,能咬动,像面疙瘩一样,再喝水就有很强烈的饱腹感了,但是吃上观音土腹胀如鼓,无法排便,只能用手或筷子去掏,实在痛苦。还有就是挖地鼠,翻找鼠粮,鼠肉也是肉。可以说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树上长的,只要是认为可以充饥果腹的,无一例外地被饿得疯狂的人们扫荡了一遍又一遍,到了两条腿的不吃人,四条腿的不吃板凳的地步。

1942年,傅作义批准成立了“绥远省达拉特旗战时民众组织训练处”(简称组训处),管辖达旗的梁外地区。组训处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征收粮食,什么军粮、公教粮、附加粮、维持粮,每户最少出五石,多的十几二十石,后来发展到要肉油、皮张、羊毛,甚至土豆、白菜,各种苛捐杂税达十五六种。而且,各级官员贪赃枉法,层层加码,各类军队调防,走到哪里,见甚拿甚,真是黄连树上挂苦胆——苦上加苦。

据父亲回忆,民国三十六年,梁外又遭了特大旱灾,农田颗粒无收。在林家塔对岸的沙蒿林里,常常看到饿死的孩子的死尸,半夜里,狐狸、野狗在那里争食,凄惨的吼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天灾加人祸,把老百姓逼上梁山。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闹起了饥民运动。

父亲随爷爷到了位于白彦卜拉梁的新禄乡粮站,与百十名饥民一起要求组训处的官员发放救命粮,否则就要开窖夺粮。爷爷是个老实人,又有些结巴,不愿意抛头露面,就站在人群的最后面,但想到家里也即将断顿,老婆孩子即使吞糠咽菜也难以度过这个灾年,也就不管不顾了,渐渐走在人群的前面。父亲紧紧攥着爷爷的衣襟,惊恐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粮站的负责人不敢作主,又不敢惹这群泥腿子,双腿战战兢兢,哀求乡亲们:“这些粮食是军粮,开窖得有上级的指令,我没有权利处理,请乡亲们担待啊!”

“我们家里都饿死人了,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做不了主,就报告给乡长李贵仁,看他管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了。”

“我们要活命!我们要吃饭!”

粮站院内一片混乱,有人开始用叉子挑粮窖上面的草堆。

组训处的狗腿子刘喜狮穿着长马褂,戴着个瓜皮帽,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摇头摆尾地呵斥:“我看你们谁敢动,谁动就枪毙谁,你们长着几颗脑袋……”

平日里大家就见不得这个溜须拍马、见风使舵、欺软怕硬的狗东西,几个年轻人冲上前去就要揍他,刘喜狮看见阵势不对,吓得躲在一旁,不敢吱声。

这时,组训处的于百喜和许疤子匆匆赶来,显然是得到主要领导的指示。他们知道,赤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些人惹急了会把粮食全部拿走。于是客气地说:“乡亲们,咱们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乡,我理解你们的难处,你们揭不开锅才来要救济粮的,应该给你们接济一点,但这是国家储备的军粮,我们也没权打动啊!”

“说了半天,还是不行,那你们就躲开来,不用你们承担责任,我们不怕,掉了脑袋也就是碗大的疤……”老乡们又要行动。

“我们平日里每年都听你们的,让缴多少公粮就缴多少,现在家里要饿死人了,你们不能不管死活吧!”

……

“乡亲们,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们今天就狗胆包天,给你们每人分一斗谷米,你们有了吃的,我们也好向上面交差。”

饥民们觉得只好这样了,弄不好吃不了兜着走,鸡蛋哪能碰过碌碡。

这次斗争,给年幼的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心齐,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能取得胜利。后来父亲回忆起这件事,觉得这次斗争取胜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

岁月的屋檐

小河,落日,红霞
透过时光的缩影
山岚,羊群,四季
重现岁月的清晰
石磨,苞米,镰刀
重温曾经的历程

山峦重叠,溪水流淌
黄土高坡下
父母,孩童,夕阳
四合院的木门吱吱作响
大人挑水,孩童喂羊
一起目送掉进山顶的霞光

三月心怀希望
老牛,田野,布谷鸟歌唱
母亲辛勤的耕耘
日月,晨曦,暮霭
在远去的背影里拉近
四合院,泥巴墙
屋檐下的影子越来越长

三月的风

三月的风
吹响风铃的音响
穿过岁月河畔
引来红霞跌进夕阳
奏响浪漫的歌谣

三月的风
吹起轻柳飘过岸边
轻轻梳理发丝
荡漾着春光无限
摇起一地柳絮
落进山腰

三月的风
吹落一地信笺
春天的印记
唤醒朵朵桃花
迷恋春天的光环

(董秀岚)

妈妈,血脉里的眷恋

闫桂兰

我被眼前温馨的一幕吸引地停下脚步,呆呆地看着。女儿和我年龄差不多,亲昵地把脸贴在她母亲的脸上,轻轻地说:“妈妈,脸好冰,说好了在家等,又出来瞭我了。”说着挽着母亲的胳膊,母女俩灿烂得笑着,向小区里走去。

有妈妈真好!看着这对母女的背影,我羡慕的眼里满是热泪,恍惚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对于妈妈,那是一种血脉里的眷恋。不论年纪有多大,总觉得妈妈在,自己还是个孩子,有妈妈牵挂,有妈妈疼爱,有妈妈依靠,有妈妈挡风遮雨。

我知道,妈妈给了我们生命的起点,不能陪伴我们走到生命的终点。可“妈妈”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词,我已经有28年没有喊了。每每听到别人喊妈妈心里就会颤动,就会牵动我对妈妈的思念,就会想起妈妈每次送我远行、迎我回家的情景。

我的妈妈是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妈妈年轻时的模样,一直是一个腰有点弯、头发银白、慈祥的脸上爬满了岁月痕迹的老太太。妈妈没有超人的能力,没有宽厚的肩膀,却用超人的毅力,拉扯大我们姊妹6个,供养我们读书、成家。

儿女们长大都是想着法子离开家,离开妈妈的身边,到外面的世界闯闯。我们姊妹几个从恢复高考起,就陆续离开了家,不论我们哪个出门远行时,妈妈总会送我们到直卜浪渠的那个路口,久久地站在那里,直到看不见她孩子的背影才回家。

记得我师范毕业分配到准格尔旗纳林学校,我要离开家去上班的那晚,妈妈跟我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很晚才去睡。那时交通不便利,相隔四百多公里,如隔千山万水,在妈妈的心里准格尔旗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第二天妈妈送我到直卜浪渠路口时,眼里含着的泪水顺着脸颊轻轻滑下,落在了衣襟上。我转过身去,泪水还是夺眶而出。走出一段路,我回头看妈妈,她还是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头发被风刮得很乱,撩起衣襟在擦眼泪,看见我回头看她,妈妈才转身向家走去。我望着妈妈的背影渐渐远了,才踏上了远方的路。

每一个母亲在女儿出嫁时是眼泪最多的时候,我出嫁时不仅让妈妈流了很多的眼泪,还给妈妈增添了更多的牵挂和惦念,在妈妈心里,我是一个远嫁的闺女,平时看望不上,实实的不放心。那天晚上妈妈几乎一夜没睡,叮咛了好多遍,教我怎样做个好儿媳。早上,离家时我看见母亲背对着门坐在炕沿上双肩颤动着,我不敢再看,心里涌起浓浓的酸涩,这是妈妈唯一一次没有送我出门。

我们姊妹几个,除了大弟陪在妈妈身边外,在妈妈眼里我们都是远行的游子,妈妈揪着心一次次为我们送行,然后是无尽的牵念伴着热切的期盼,站在门口等儿女们归来。妈妈知道学校有寒暑假,到了放假这几天,每天站在家门前,朝着那条通向远方的小路瞭望,等到天黑了不见回来的人才失望的回家。

记得我上师范第一个寒假,从乌拉山火车站下车后,太阳快落了山,还得走二十多里路才能到家。那天天很冷,还没走了一半路夜幕就降临了。冬日乡村的夜很静,仿佛能听到星星的私语。说归心似箭一点也不为过,我心里冒出第一个念头,就是妈妈在等我,快点走早点到家。我刚走进院子里就听到开门声,就看见妈妈走出门来,我欣喜地扑入妈妈的怀中,喊着妈妈。妈妈笑着说瞭了我一下午。我拥着妈妈走进家里,“妈妈,我饿了。”妈妈忙从锅里端出一碗金灿灿的玉米粥,放到我面前说:“就知道你今天回来,这是给你留的,趁热吃吧。”妈妈又弯腰往炉子里添柴烧水,火光映红了妈妈的脸,看上去很暖。我端起飘着清香的玉米粥,烫烫的,正好把手捂得暖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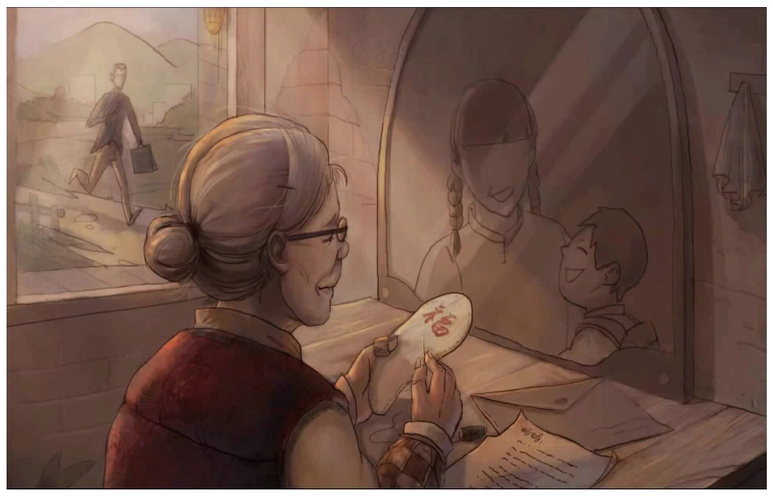
我先用嘴唇轻轻触碰粥的温度,热热的。我慢慢吃着,我的胃一点一点舒展开来,我的身体一点一点暖和起来,走路带来的疲倦,一点一点地消散。有妈妈多好,不论多晚回家,进门就能吃到妈妈端来的热粥。

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吃惯了粗茶淡饭,玉米粥是我们常吃的主食。在那个平凡朴素的日子里,我们被妈妈熬得那香香的玉米粥,浸润得有滋有味,即便是一碗玉米粥就着盐调水煮白菜,我们也吃得心满意足。这碗玉米粥有妈妈心底那份至深至醇的爱,玉米粥在我的生活里像诗一样的美好。因为我们成长的身体里,有玉米粥的营养,妈妈的玉米粥里安放了我们的时光。多少年没有吃妈妈煮的玉米粥了,现在想起来,依然真切地记得妈妈眼里的暖意。我吃完玉米粥和妈妈收拾好锅灶就上炕,我喜欢妈妈那盘温暖的土炕。坐在炕上,妈妈问长问短,我滔滔不绝地讲着学校里的故事,讲着学校所在地的风土人情,很晚才睡。夜里,我挨着妈妈睡,心里有说不出的踏实。

在我成家有了孩子后,有一次抱着儿子回家,到了黄河边,正好碰到一位熟人,他一见面就告诉我,“你妈天天在大路畔瞭你了,可盼到你回来了。”我顿时心生幸福。夕阳的余晖照映在树林和小路间,我抱着两岁的儿子快步走在通往家的那条路上。二十多里的路没觉着累,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家门口,暮色显得有些陌生而拘谨,似乎把我当成了远方的客人。我走进了院子里,看到妈妈站在门前向那条小路张望,因为是暮色中,妈妈的眼睛又不好,没有看见我走进院子里。我走到妈妈跟前,轻轻地喊了一声,“妈妈,我回来了。”妈妈有点吃惊地看着我说:“我咋没看见?抱着娃娃累坏了。”儿子在我怀里熟睡着,妈妈欣喜的有点不知所措,手忙脚乱的不知先做甚了。直到我说:“妈妈,有甚吃得了,我饿了。”妈妈才开始张罗做饭。

妈妈重病时,我们姊妹几个日夜守护在妈妈身边,我们目睹了妈妈对病痛的顽强隐忍,直到生命终结的过程。妈妈在临终时很平静,她留给了我们的是长在心底的善良,融进血液里的骨气,刻在生命里的坚强。当吊瓶里的液体不再流入妈妈的血管里时,我们知道妈妈就要永远地离开了。在这一刻妈妈非常清醒,还在关心着孩子们,用仅有的力气弱弱地说,让我们不要都守着她,让我们吃好、休息好。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三妹打开一瓶水果罐头,一点一点给妈妈喂,妈妈喝了勺汤汁说很甜,执意让我们每人吃一块,妈妈看着在场的人都吃了一口后,在二弟的怀里安详地闭上眼睛。

妈妈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我们一下子觉得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妈妈再也不会站在那个路口送我们远行了,以后回到这个院子里再也看不到盼候我们的那个苍老的身影了。我有那么几年在没有妈妈的日子里无从适应,总觉得妈妈没有离开我们,妈妈还在,当欲喊妈妈时,猛然醒悟妈妈真的没了。妈妈没了,我失去了归宿的家,满心的欢喜不能给妈妈分享了,满腹的牢骚也不能和妈妈倾诉了。

女儿雅娜说,他认识一位大叔和我的年龄差不多,说他的老妈妈没了,今年没有回老家过年。女儿说这位大叔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失落,也很悲伤。我能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悲痛与伤感,失去了妈妈的人就像找不到家的迷路孩子,有妈妈的家,才是儿女们最后的港湾,那位大叔失去了老妈妈,是失去最后的港湾,心咋能不痛呢?

在我失去妈妈这二十多年里,生活变化得太快了,新事物多的我应接不暇,总会冒出小时候的念头:问一问妈妈就好了。有时遇到事,我会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唤一声:妈妈……